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宋史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宋史

卷五一——卷八五

〔元〕脱脱等撰

刘浦江等标点

宋史卷五一

志第四

天文四

二八舍下

西方

奎宿十六星，天之武库，一曰天豕，一曰封豕，主以兵禁暴，又主沟渚。西南大星曰天豕目，亦曰大将。明动，则兵、水大出。日食，鲁国凶，边兵起及水旱。日晕，为兵，为火。月食，聚敛之臣有忧。月晕，兵败，余贵，将戮，人疾疫。月犯之，其分乱。岁星犯之，近臣为逆；守之，虫为灾，人饥，盗起，多狱讼；久守，北兵降；色润泽，大熟；守二十日以上，兵起鲁地；逆行守之，君好兵，民流亡。荧惑之，环绕三十日以上，将相凶，大水，民流；守二十日以上，鲁地有兵；动摇，进退有赦；舍，岁大熟；留，臣下专权，多狱讼；守百日以上，多盗。填星入犯，吴、越有兵，一曰齐、鲁，一曰兵、丧；守之，有贵女执政；出入，水泉溢。太白犯之，大水，有兵，霜杀物；入，则外兵入国；昼现，将相死。辰星犯之，江河决，有兵，为旱，为火。守之，王者忧，兵、旱。客星犯之，有沟渚事；守，则王者有忧，军败，贼臣在侧；入之，破军杀将；舍留不去，人饥，出则为谋惑天子。彗犯，为饥，为兵，丧；出，则有水灾，星孛之，其下兵出，民饥，国无继嗣；出，则西北有兵起。流星入犯之，有沟渚事，破军杀将。《乙巳占》：流星出入，色黄白光润，文昌武偃；赤如火光作声，为弓弩用；一曰入则有聚众事。赤云

气入犯，为兵；黄，为天子喜；黑，则大人有忧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以奎为十七度；唐开元游仪，十六度，旧去极七十六度。景祐测验同。

天溷七星，在外屏南，主天厕养猪之所，一曰天之厕溷也。暗，则人不安；移徙，则忧。

土司空一星，在奎南，一曰天仓，主土事。凡营城邑、浚沟洫、修堤防，则议其利，建其功，四方小大功课，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。星大、色黄，则天下安。五星犯之，男女不得耕织；彗、客犯之，水旱，民流，兵大起，土功兴。客星守之，有土功、哭泣事。黄云气入，土功兴，移京邑。

策一星，在王良北，天子仆也。主执策御。流星、彗、孛、客星犯之，皆为大兵起，天子自将于野；近之，下有谋乱者。

附路一星，附一作傅。在阁道南旁，别道也。一曰在王良东，主太仆，主御风雨。芒角则车骑在野；星亡，有道路之变；不具，则兵起。太白、荧惑入，兵起。彗、孛犯之，道路不通。客星入，马贱。苍白云气入，太仆有忧；赤，为太仆诛；黄白，太仆受赐；黑，为太仆死。

阁道六星，在王良前，飞道也，从紫宫至河神所乘也。一曰主辇阁之道，天子游别宫之道也。星不现，则辇阁不通；动摇，则宫掖有兵。彗、孛、客星犯之，主不安国，有丧。白云气入，有急事；黑，主有疾；黄，则天子有喜。

王良五星，在奎北，居河中，天子奉车御官也。其四星曰天驷，旁一星曰王良，亦曰天马星，动则车骑满野。一曰天桥，主御风雨、水道。星不具，或客星守之，津梁不通。与阁道近，有江河之变。星明，马贱；暗，则马灾。太白、荧惑入守，为兵。彗客犯之，为兵、丧，天下桥梁不通。流星犯，大兵将出。青云气入犯之，王良奉车忧坠车。云气赤，王良有斧钺忧。

外屏七星，在奎南，主障蔽臭秽。

军南门，在天大将军南，天大将军之南门也。主谁何出入。星不明，外国叛；动摇，则兵起；明，则远方来贡。

按《步天歌》，以上诸星俱属奎宿。以《晋志》考之，王良、附路、阁道、军南门、策星，俱在天市垣，别无外屏、天濶、土司空等星，《隋志》有之。而武密以王良、外屏、天濶皆属于壁，或以外屏又属奎。《乾象新书》以王良西一星属壁，东四星属奎，外屏西一星属壁，东六星属奎，与《步天歌》各有不合。

娄三星，为天狱，主苑牧牺牲，供给郊祀，亦为兴兵聚众。明大，则赋敛以时。星直，则有主执命者；就聚，国不安。日食于娄，宰相；大人当之，郊祀神不享。日晕，有兵，大人多死。月食，其分后妃忧，民饥。月晕，在春百八十日有赦，又为余贵，三日内有雨解之。月犯，多畋猎，其分忧，将死，民流，一曰多冤狱。岁星犯之，牛多死，米贱，有赦；守之，国安，一曰民多疫，六畜贵，有兵自罢。荧惑犯守，为旱，为火，谷贵；又曰守二十日以上，大臣死。星动，人多死；或逆行入成钩已者，国廩灾。填星犯之，天子戒边境，不可远行，将兵凶；守之，谷丰，民乐；若逆行，女谒行；留舍于娄，外国兵来。太白犯之，有聚众事；守之，期三十日有兵，民饥。辰星犯之，刑罚急，多水旱，大臣忧，王者以赦除之；守而芒角、动摇、色赤黑者，臣下起兵。客星犯，为大兵；守之，五谷不成，又曰臣惑主，专政，岁多狱讼；环绕三日，大赦。彗星犯之，民饥死；出，则先旱后水，谷大贵，六畜疾，仓库空，又曰国有大兵。星孛，其分为兵，为饥。流星出犯之，有法令清狱。青赤云气入，为兵、丧；黑，为大水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以娄为十二度；唐开元游仪，十三度。旧去极八十度。景祐测验，娄宿十二度，距中央大星去极八十度，在赤道内十一度。

天仓六星，在娄宿南，仓谷所藏也，待邦之用。星近而数，则岁熟粟聚；远而疏，则反是。月犯之，主发粟。五星犯，兵起，岁饥，仓粟出。荧惑、太白合守，军破将死。荧惑入，军转粟千里；近之，天下旱。太白犯之，外国人相食，兵起西北。辰星守之，大水。客、彗犯之，五谷不成。客星入，岁饥余贵。流星入，色赤，为兵；犯之，粟以兵出；色黄白，岁大稔。苍白云气入，岁饥；赤，为兵、旱，仓廩灾；黄

白，岁大熟。

右更五星，在娄西，秦爵名，主牧师官，星不具，天下道不通，太白、荧惑犯守，山泽兵起。

左更五星，在娄东，亦秦爵名，山虞之官，主山泽林藪竹木蔬菜之属，亦主仁智。占同右更。

天大将军十一星，在娄北，主武兵。中央大星，天之大将也；外小星，吏士也。动摇，则兵起，大将出；小星动摇，或不具，亦为兵；旗直扬者，随所击胜。五星犯守，大将忧。客星守之，大将不安，军吏以饥败。流星入，大将忧。苍白云气犯之，兵多疾；赤，为军出，

天庾四星，在天仓东南，主露积。占与天仓同。

按《晋志》，天仓、天庾在二十八宿之外，天大将军属天市垣，左更、右更惟《隋志》有之。《乾象新书》以天仓属奎。武密亦以属奎，又属娄。《步天歌》皆属娄宿。

胃宿三星，天之厨藏，主仓廩，五谷府也。明，则天下和平，仓廩实，民安；动，则输运；暗，则仓空；就聚，则谷贵、民流；中星众，谷聚，星小，谷散；芒，则有兵。日食，大臣诛，一曰乏食，其分多疾，谷不实，又曰有委输事。日晕，谷不熟。月食，王后有忧，将亡，亦为饥，郊祀有咎。月晕，兵先动者败，妊妇多死，又曰国主死，天多雨，或山崩，有破军。岁星在晕内，天下有德令。月晕在四孟之月，有赦。荧惑在晕中，为兵。月犯之，邻国有暴兵，天下饥，外国忧，谷不实，民多疾；变色，将军凶。岁星犯之，大人忧，兵起；守，则国昌；入，则国令变更，天下狱空；若逆行，五谷不成，国无积蓄。荧惑犯之，兵乱。仓粟出，贵人忧；守之，旱饥，民疫，客军大败；入，则改法令，牢狱空；进退环绕勾已、凌犯及百日以上，天下仓库并空，兵起。填星犯之，大臣为乱；守之，无蓄积，有德令，岁谷大贵；若逆行守勾已者，有兵；色赤，兵起流血；青，则有德令。辰星犯，其分不宁；守之，有兵，国有立侯，巫咸曰：“为旱，谷不成，有急兵”；又逆行守之，仓空，水灾。客星犯之，王者忧，仓廩用；退行人，则有赦；守之，强臣凌国，谷不熟；乘之，为火；舍而不去，人饥；出，其分君有忧。彗星犯之，兵

动，臣叛，有水灾，谷不登。星孛，其分兵起，王者恶之。流星犯之，仓库空；色赤，为火灾。苍白云气出入犯之，以丧杂粟事；黑，为仓谷败腐；青黑，为兵；黄白，仓实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胃宿十五度；景祐测验，十四度。

天囷十三星，如乙形，在胃南，仓廩之属，主给御廩粢盛。星明，则丰稔；暗，则饥。月犯之，有移粟事。五星犯之，仓库空虚。客、彗入，仓库忧，水火焚溺。青白云气入，岁饥，民流亡。

大陵八星，在胃北，亦曰积京，主大丧也。中星繁，诸侯丧，民疫，兵起。月犯之，为兵，为水、旱，天下有丧。月晕前足，大赦。五星入，为水、旱、兵、丧。荧惑守之，天下有丧。客、彗入，民疫。流星出犯之，其下有积尸。苍白云气犯之，天下兵、丧；赤，则人多战死。

积尸一星，在大陵中，明，则有大丧，死人如山。月犯之，有叛臣。五星犯之，天下大疾。客、彗犯，有大丧。苍色云气入犯之，人多死；黑，为疫。

天船九星，在大陵北，河之中，天之船也，主通济利涉。石申曰：不在汉中，河津不通。”明，则天下安；不明及移徙，天下兵、丧。日犯之，百川流溢，津梁不通。五星犯之，水溢，民移居。彗星犯之，为大水。客星犯，为水，为兵。青云气入，天子忧，不可御船；赤，为兵，船用；黄白，天子喜。

天廩四星，在昴宿南，一曰天庾，主蓄黍稷，以供享祀。《春秋》所谓御廩，此之象也。又主赏功，掌九谷之要。明，则国实岁丰；移，则国虚；黑而稀，则粟腐败。月犯之，谷贵。五星犯之，岁饥。客星犯之，仓库空虚。流星入，色青为忧；赤，为旱，为火；黄白，天下熟。青云气入，蝗，饥，民流；赤，为旱；黑，为水；黄，则岁稔。

积水一星，在天船中，候水灾也。明动上行，舟船用。荧惑犯，有水。

按《晋志》，大陵、积尸、天船、积水俱属天市垣，天囷、天廩在二十八宿之外。武密以天囷、大陵属娄，又属胃；天船属胃，又属昴。《乾象新书》，天囷五星属娄，余星属胃，大陵西三星属娄，东五星属

胃，与《步天歌》互有不同。

昴宿七星，天之耳目也，主西方及狱事。又为旄头，北星也。又主丧。昴、毕间为天街，天子出，旄头、旱毕以前驱，此其义也。黄道所经。明，则天下牢狱平；六星皆明与大星等，为大水。七星皆黄，兵大起。一星亡，为兵、丧。摇动，有大臣下狱及有白衣之会。大而数尽动，若跳跃者，北兵大起。一星独跳跃而动，北兵欲犯边。日食，王者疾，宗姓自立，又占边兵起。日晕，阴国失地，北主忧，赵地凶，又云大饥。月食，大臣诛，女主忧，为饥，边兵起，将死，北地叛。月岁三晕，弓弩贵，民饥；晕在正月上旬，有赦；犯之，为饥，北主忧，天子破北兵、变色，民流，国亡，下有暴兵，有赦；出昴北，天下有福；乘之，法令峻，大水，谷不登。岁星犯之，狱空；乘之，阴国有兵，北主忧；守之，王急刑罚，狱空，一曰臣下狱有解者；守其北，有德令，又曰水物不成；久守，大臣坐法，民饥；留守，破军杀将。荧惑犯守，为兵，为旱、饥、守东，齐、楚、越地有兵；守南，荆、楚有兵；西，则兵起秦、郑；北，则兵起燕、赵，又为贵人多死，北地不宁；入则有喜，有赦，天下无兵；守而环绕勾己，为赦；久守，余贵。填星犯，或出入守之，北地为乱，有土功，五谷不成，水火为灾，民疫，又为女主失势；入，则地动水溢，宗庙坏；留，则大将出征。太白入犯之，大赦；在东，六畜伤；在西，六月有兵；又曰守之，北兵动，将下狱；昼现，边兵起；出、入、留、舍，在南为男丧，北为女丧。辰星犯，北主忧；守之，谷不成，民饥；久守，为水，为兵；客星犯，贵人有急，北兵大败，谗人在内；守之，臣叛主，兵起；入，则其分有丧。彗星犯之，大臣为乱；出，则边兵起，有赦。星孛，其分臣下乱，有边兵，大臣诛。流星出入犯之，夷兵起。《乙巳占》：流星入，北方来朝；出，则天子有赦令恤民。”苍赤云气犯之，民疫；黑，则北主忧；青，为水，为兵；青白，人多丧；黄，则有喜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昴宿十二度；唐开元游仪，十一度。旧去极七十四度。景祐测验，昴宿十一度，距西南星去极七十一度。

刍稿六星，在天苑西，一曰在天囷南，主积稿之属。一曰天积，

天子之藏府。星明，则刍稿贵；星盛，则百库之藏存；无星，则百库之藏散。月犯之，财宝出。辰星，荧惑犯之，刍稿有焚溺之患。赤云气犯之，为火；黄，为喜。

天阴五星，主从天子弋猎之臣。不明，为吉；明，则禁言泄。

天河一星，一作天阿。在天廩星北。《晋志》：在天高星西，主察山林妖变。五星、客、彗犯之，主妖言满路。

卷舌六星，在昴北，主枢机智谋，一曰主口语，以知谗佞。曲而静，则贤人升；直而动，多谗人，兵起，天下有口舌之害。徙出汉外，则天下之妄说。星繁，人多死。月犯之，天下多丧。五星犯，佞人在侧。彗、客犯之，侍臣忧。

天苑十六星，在昴毕南，如环状，天子养禽兽之苑。明，则禽兽牛马盈；不明，则多瘠死；不具，有斩刈事。五星犯之，兵起。客、彗犯，为兵，兽多死。流星入，色黑，禽兽多死；黄，则蕃息。《云气占》同。

天谗一星，在卷舌中，主巫医。暗，为吉；明盛，人君纳佞言。

月一星，在昴宿东南，蟾蜍也。主日月之应，女主臣下之象，又主死丧之事。明大，则女主大专。太白、荧惑守之，臣下起兵为乱。彗、客犯之，大臣黜，女主忧。

砺石四星，在五车星西，主百工磨砺锋刃，亦主候伺。明，则兵起；常，则吉。荧惑入，边兵起；守之，诸侯发兵。客星守之，为兵。

按《晋志》，天河、卷舌、天谗俱属天市垣，天苑在二十八宿之外，刍稿、天阴、月、砺石，《晋志》不载，《隋史》有之。武密又以刍稿属胃，卷舌属胃，又属昴。《乾象新书》以刍稿属娄，卷舌西三星属胃，东三星属昴，天苑西八星属胃，南八星属昴。《步天歌》以上诸星皆属昴宿，互有不合。

毕宿八星，主边兵弋猎。其大星曰天高，一曰边将，主四夷之尉也。《天官书》曰：“毕为旱车。”明大，则远人来朝，天下安；失色，边兵乱；一星亡，为兵、丧；动摇，则边兵起；移徙，天下狱乱；就聚，则法令酷。日食，边王死，军自杀其主，远国有谋乱。日晕，有边兵；不

则北主忧，又占有雨。月食，有赦，赵分有兵，或赵君忧。月晕，兵乱，饥，丧；晕三重，边有叛者，七日内风雨解之，以为阴国有忧，天下赦。犯毕大星，下犯上，大将死，阴国忧；入毕口，多雨，穿毕，岁饥，盗起，失行，离于毕，则雨，居中，女主忧；又曰犯北，则阴国忧；南，则阳国忧。岁星犯之，冬多风雨，又曰为水；入毕口，边兵起，民饥，有赦；守三十日，客兵起，出阳，为旱；阴，为水。荧惑犯右角，大战；左角，小战；入，则边兵忧；守之，为饥，有赦；成勾己环绕，大赦；一曰入毕中，有兵兵罢；又曰守之，有畋猎事，北主忧，天下道路不通；入毕口，有赦；逆行至昴，为死丧；已去还守，贵臣忧；舍毕口，赵国忧。填星犯之，兵起西北，不战；守之，兵有降军，有赦，一曰土功徭役烦，兵起；入，则地震水溢；守毕口，大人当之；出、入、留、舍，其野兵起，客军死。太白犯右角，战败，将死；入毕口，将相为乱，大赦，国易政令，诸侯起兵，为水，五谷不成；贯毕，仓廩空，四国兵起。辰星犯之，边地灾；入毕口，国易政；守之，水溢，民病，物不成，边兵起；守毕口；人为乱。客星犯之，大人忧，无兵兵起，有兵兵罢；入，则多狱事；守之，为饥，边兵起；出，为车马急行。彗星犯之，北地为乱，人民忧。星孛，其分土功兴，多徭役。色苍，为饥，破军；黄，则女为乱；白，为兵、丧；黑，为水。流星犯之，边兵大战；色赤贯之，戎兵大至；入而复出，为赦；入而黄白有光，外人入贡，苍白云气入，岁不收；赤为兵、旱，为火；黄白，天子有喜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毕十六度。旧去极七十八度。景祐测验，毕宿十七度，距毕口北星去极七十七度。

天节八星，在毕、附耳南，主使臣持节宣威四方。明大，则使忠；不明，则奉使无状。荧惑守之，臣有谋逆，或使臣死。太白守之，大将出。客、彗犯之，法令不行。客星守，持节臣有忧。

九州殊口九星，在天节南下，晓方俗之官，通重译者也。常以十一月候之。亡一星，一国忧；二星以上，天下乱，兵起。太白、荧惑守之，亦为兵。客星入，民忧，水负海，国不安，有兵。

附耳一星，在毕下，主听得失，伺愆邪，察不祥也。星盛，则中国

微，有盗贼，边候警，外国反。动摇，则谗臣在君侧。岁星犯之，为兵、将相丧。太白犯之，佞臣在侧。

九游九星，在玉井西南，一曰在九州殊口东，南北列，主天下兵旗，又曰天子之旗也。太白、荧惑犯之，兵骑满野。客星犯，诸侯兵起，禽兽多疾。

天街二星，在昴、毕间，一曰在毕宿北，为阴阳之所分。《大象占》：近月星西，街南为华夏，街北为外邦。又曰三光之道，主伺候关梁中外之境。明，则王道正。月犯天街中，为中平，天下安宁；街外，为漏泄，谗夫当事，民不得志，不由天街，主政令不行。月晕其宿，关梁不通。荧惑守之，道路绝；久守，国绝礼。岁星居之，色赤，为殃，或大旱。太白守之，兵塞道路，六夷旄头灭，一曰民饥。

天高四星，在坐旗西，《乾象新书》：在毕口东北。台榭之高，主望八方云雾氛气，今仰观台也。不现，为官失礼；守常，则吉；微暗，阴阳不和。月、五星犯之，则水旱不时；乘之，外臣诛。月晕，不出六月有丧。荧惑入十日，为小赦；留三十日，大赦。客、彗守之，大旱。苍白云气犯，亦然。

诸王六星，在五车南，主察诸侯存亡。明，则下附上；不明，则下叛；不现，宗庙危，四方兵起。荧惑入之，诸王妃恣，为下所谋；守之，下不信上；太白、荧惑犯，诸王当之，一曰宗臣忧。客彗守，诸侯黜。

五车五星，三柱九星，在毕宿北，五帝座也，又五帝之车舍也。主天子兵，起又主五谷丰耗。一车主黄麻，一车主麦、一车主豆，一车主黍，一车主稻米。西北大星曰天库，主太白，秦分及雍州，主豆。东北一星曰天狱，主辰星，燕、赵分及幽、冀，主稻。东南一星曰天仓，主岁星，鲁分徐州，卫分并州，主麻。次东南一星曰司空，主填星，楚分荆州，主黍粟。次西南一星曰卿，主荧惑，魏分益州，主麦。《天文录》曰：“太白，其神令尉；辰星，其神风伯；岁星，其神雨师；荧惑，其神丰隆；填星，其神雷公。此五车有变，各以所主占之。”三柱，一曰天渊，一曰天休，一曰天旗，欲其均明阔狭有常，星繁，则兵大起。石申曰：“天库星中河而见，天下多死人，河津绝。”又曰：“天子

得灵台之礼，则五车、三柱均明有常。”天旗星不现，则大风折木；天休动，则四国叛。一柱出，或不现，兵半出；三柱尽出，及不现，兵亦尽出。柱外出一月，谷贵三倍；出二月、三月，以次倍贵；外出不尽两间，主大水。月犯天库，兵起，道不通；犯天渊，贵人死，臣逾主。月晕，女主恶之；在正月，为赦；晕一车，赦小罪；五车俱晕，赦殊罪；四、七、十月晕之，为水、晕十一、十二月，谷贵。五星犯，为旱，丧；犯库星，为兵起。岁星入之，余贵。荧惑入之，为火，或与岁星占同。填星入天库，为兵，为丧；舍中央，为大旱，燕、代之地当之；舍东北，畜蕃，帛贱；舍西北，天下安。太白入之，兵大起；守五车，中国兵所向偃伏；舍西北，为疾疫，牛马死，应酒泉分。辰星入舍为水；犯之，兵以水潦起。客星犯，则人劳；庚寅日候近之，为金车，主兵；甲寅日候近之，为木车，主榷增价；戊寅日候近之，为土车，主土功；丙寅日候近之，为火车，主旱壬寅日候近之，为水车，主水溢；入之，色青为忧，赤为兵；守天渊，有大水；守天休，左为兵，右为丧；黄为吉。彗、孛犯之，兵起，民流。流星入，甲子日，主粟；丙午日，主麦；戊寅日，主豆；庚申日，主蕡；壬戌日，主黍；各以其日占之，而粟麦等价增。白云气入，民不安；赤，为兵起。

天潢五星，在五车中。主河梁津渡。星不现，则津梁不通。月入天潢，兵起。五星失度，留守之，皆为兵。荧惑、填星入之，为大旱，为火。荧惑舍之，牛马疫，为兵。辰星出天潢，有赦。客星入。为兵；留守，则有水害。苍白或黑云气入，为丧；赤，为兵；黄白，则天子有喜。

咸池三星，在天潢南，主陂泽池沼鱼鳖鳧鴈。明大，则龙现，虎狼为害；星不具，河道不通。月入，为暴兵。五星入，为兵，为旱，失忠臣，君易政；守之，为饥，为兵。客星入，天下大水，流星入，为丧；出，则兵起。云气入，色苍白，鱼多死；赤，为旱；白，为神鱼现；黑为大水。

参旗九星，一曰天旗，一曰天弓，司弓弩，候变御难。星如弓张，则兵起；明，则边寇动；暗，为吉。又曰天弓不具，天下有兵。五星犯

之，兵起。荧惑守之，下谋上，诸侯起兵；一曰有边兵。太白守之，兵乱。客星守，天下忧。流星入，北地兵起。云气犯之，色青，入自西北，兵来，期三年。

天关一星，在五车南，亦曰天门，日月之所行，主边方，主关闭。星芒角，为兵；不与五车合，大将出。月岁三晕，有赦；犯之，有乱臣更法。五星守之，贵人多死。岁星，荧惑守之，臣谋主，为水，为饥。太白荧惑守之，大赦，关梁有兵。太白入，则大乱。填星守，王者壅蔽；犯之，臣谋主。太白失行，兵起。客星犯之，民多疾，关市不通；又曰诸侯不通，民相攻。客星入，多盗。流星犯之，天下有急，关梁不通，民忧，多盗。黄云气犯，四方入贡。

天园十三星，在天苑南，植菜果之处。曲而钩，菜果熟。白云气犯之，兵起。

按《步天歌》，以上诸星皆属毕宿。武密书以天节属昴，参旗、天关、五车、三柱皆属觜；与《步天歌》不同。《乾象新书》以天节，参旗皆属毕，天园西八星属昴，东五星亦属毕；五车北西南三大星属毕，东二星及三柱属参。说皆不同，今皆存之。

觜觿三星，为三军之候，行军之藏府，葆旅收，敛万物。明，则军粮足，将得势；动，则盗贼行，葆旅起；暗，则不可用兵。日食，臣犯主，戒在将臣，晕及三重，其下谷不登，民疫；五重，大赦，期六十日。月食，为旱，大将忧，有叛主者。正月月晕，有赦，外军不胜，大将忧，偏裨有死者。岁星犯之，其分兵起；守，则农夫失业，后有忧，丁壮多暴死，下有叛者，民多疾疫；入，则多盗，天时不和。国君诛伐不当，则逆行。荧惑犯之，其分有叛者，为旱，为火，为兵起，为余贵；与觜觿合，赵分相忧；入，则其下有兵。填星入犯，为兵，为土功，其分失地；女主恣，则填星逆行而色黄。太白犯之，兵起；守之，其分易令，大臣叛，物不成，民疫。辰星犯之，不可举兵；一曰赵地水，有叛者；守之，赵分饥。客星出入其宿，青为忧，赤为兵，黑为水，白为丧，黄白为吉。彗星犯之，兵起；出入其分，失地，民流。星孛之，为兵乱，军破，其色与客星占同。流星入犯之，有叛者，有破军。云气犯之，

赤，为兵；苍白，为兵、忧；黑，赵地大人有忧；色黄，有神宝人。

按汉永元铜仪、唐开元游仪，皆以觜觿为三度。旧去极八十四度。景祐测验，觜宿三星一度，距西南星去极八十四度，在赤道内七度。

坐旗九星，在司怪西北，君臣设位之表也。星明，则国有礼。司怪四星，在井钺星前，主候天地、日月、星辰变异，鸟兽、草木之妖，明主闻灾，修德保福。星不成行列，宫中央及天下多怪。

按《步天歌》，坐旗、司怪俱属觜宿，武密书及《乾象新书》皆属于参。

参宿十星，一曰参伐，一曰天市，一曰大辰，一曰铁钺。主斩刈万物，以助阴气；又为天狱，主杀，秉威行罚也；又主权衡，所以平理也；又主边城，为九译，故不欲其动。参为曰兽之体，其中三星横列者，三将也；东北曰左肩，主左将；西北曰右肩，主右将；东南曰左足，主后将军；西南曰右足，主偏将军，参应七将，中央三小星曰伐，天之都尉，主鲜卑外国，不欲其明。七将皆明大，天下兵精；王道缺，则芒角张；伐星明与参等，大臣有谋，兵起。失色，军散败；芒角、动，边有急，兵起，有斩伐之事；星移，客伐主；肩细微，天下兵弱；左足入玉井中，兵起，秦有大水，有丧，山石为怪；星差戾，王臣貳；左股星亡，东南不可举兵；右股，则主西北。又曰参足移北为进，将出有功；徙南为退，将军失势。三星疏，法令急。日食，大臣忧，臣下相残，阴国强。日晕，有来和亲者，一曰大饥。月食其度，为兵，臣下有谋，贵臣诛，其分大饥，外兵大将死，天下更令。月晕，将死，人殃乱，战不利。月犯，贵臣忧，兵起，民饥；犯参伐，偏将死。岁星犯之，水旱不时，大疫，为饥；守之，兵起，民疫；入，则天下更政。荧惑犯之，为兵，为内乱，秦、燕地凶；守之，为旱，为兵，四方不宁；逆行入，则大饥。填星犯之，有叛臣；守之，其下国亡，奸臣谋逆，一云有丧，后，夫人当之；逆行留守，兵起。太白犯之，天下发兵；守之，大人为乱，国易政，边民大战。辰星犯之，为水，为兵，贵臣黜。辰星与参出西方，为旱，大臣诛；逆守之，兵起。客星入犯之，国人有斩刈事；守之，边

州失地，环绕者，边将有斩刈事。彗星犯之，边兵败，君亡，远期三年；贯之，白色，守之，为兵、丧。星孛于参，君臣俱忧，国兵败。流星入犯之，先起兵者亡。《乙巳占》曰：“流星出而光润，边安，有赦，狱空。”青云气入犯之，天子起边城；苍白，为臣乱；赤，为内兵；黄色润泽，大将受赐；黑，为水灾，大臣忧。白云气出贯之，将死，天子疾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参八度。旧去极九十四度。景祐测验，参宿十星十度，右足入毕十三度。

玉井四星，在参左足下，主水泉，以给庖厨。动摇，为忧。客星入，为水，为丧国失地；出，则国得地，一云将出。流星入，为大水。云气入而色青，井水不可食。

屏二星，一作天屏，在玉井南，一云在参右足。星不具，人多疾。不明，大人寝疾。星亡，王多病。月、五星犯之，为水。客星出于屏，亦为大人有疾。彗星犯之，水旱不时。

军井四星，在玉井东南，军营之井，主给师，济疲乏。月犯，刍稿财宝出。荧惑入，为水，兵多死。太白入，兵动，民不安。客星入，忧水害。

厕四星，在屏星东，一曰在参右脚南，主溷。色黄，为吉，岁丰；青黑，人主腰下有疾。星不具，则贵人多病。客星入，为谷贵。彗、孛入，岁饥。青云气入，为兵；黑，为忧；黄，则天子有喜。

天屎一星，在天厕南。色黄，则年丰。凡变色，为蝗，为水旱，为霜杀物。常以秋分候之。星亡不现，天下荒；星微，民多流。

按《步天歌》，玉井、军井、厕各四星，屏二星，天屎一星，俱属参宿。《晋志》玉井在参左足，武密书属觜，《乾象新书》属毕；军井，《晋志》在玉井南，武密亦属觜，《乾象新书》亦属毕，唐开元游仪在玉井东南；屏、厕、天屎，《晋志》皆不载，《隋志》屏在玉井南，开元游仪在觜，《隋志》厕在屏东，屎在厕南，《乾象新书》皆属参：与《步天歌》互有不合。

东井八星，天之南门，黄道所经，七曜常行其中，为天之亭候，主水衡事，法令所取平也。武密占曰：井中为三光正道，五纬留守若经之，皆为天子无道。不欲明，明则大水。又占曰：用法平，井宿明。钺一星，附井宿前，主伺奢淫而斩之；明大与井宿齐，则用钺于大臣。月宿，其分有风雨。日食，秦地旱，民流，有不臣者；晕，则多风雨；有青赤气在日，为冠，天子立侯王。月食，有内乱，大臣黜，后不安，五谷不登，分有兵、丧。月晕，为旱，为兵，为民流，国有忧，一曰有赦；阴阳不和则晕，晕及三重，在三月为大水，在十二月日壬癸为大赦。月犯之，将死于兵，水官黜，刑不平；犯井钺，大臣诛，有水事。岁星犯之，王急法，多狱讼，水溢，将军恶之；犯井钺，近臣为乱，兵起；逆行入井，川流壅塞。荧惑犯之，兵先起者殃，又曰天子以水败；入守经旬，下有兵，贵人不安；守三十日，成勾己，角动，色赤黑，贵人当之，百川溢，兵起。填星入犯之，兵起东北，大臣忧；入井钺，王者恶之；在觜而去东井，其下亡地。太白犯之，咎在将；久守，其分君失政，臣为乱。辰星犯之，星进则兵进，退则兵退，刑法平，又曰北兵起，岁恶。芒角、动摇，色赤黑，为水，为兵起。客星犯之，谷不登，大臣诛，有土功，小儿妖言。彗星犯之，民谗言，国失政，一曰大臣诛，其分兵灾。流星犯之，在春夏则秦地谋叛，在秋冬则宫中有忧。《乙巳占》：流星色黄润，国安；赤黑，秦分民流，水灾。苍黑云气入犯之，民有疾疫；黄白润泽，有客来言水泽事。黑气入，为大水。常以正月朔日入时候之。井宿上有云，岁多水潦。

按汉永元铜仪，井宿三十度；唐开元游仪，三十三度，去极七十度。景祐测验，亦三十三度，距西北星去极六十九度。

五诸侯五星，在东井北，主断疑、刺举、戒不虞、理阴阳、察得失，亦曰帝主心。一曰帝师，二曰帝友，三曰三公，四曰博士，五曰太史，五者常为帝定疑议。星明大、润泽，则天下治。五礼备，则光明，不相侵凌；暗则贵人谋上；芒角，祸在中。岁星犯之，兵起三年。荧惑犯之，大臣叛不成。太白犯之，诸侯兴兵亡国；经天昼现，则诸侯受诛。客星犯，王室乱，诸侯亡地，秦国殃；守之，诸侯亲属失位。彗、

孛犯之，执法臣诛，又曰贵臣当之，期一年。云气犯之，色苍白，诸侯有丧；不，则臣有诛戮。

积水一星，在北河西北，所以供酒食之正也。不现，为灾。岁星犯之，水物不成，鱼盐贵，民饥。荧惑犯之，为兵，为水。辰星犯之，为水、旱。客星犯之，兵起，大水，大臣忧，期一年。苍白云气入犯之，天下有水。

积薪一星，在积水东北，供庖厨之正也。星不明，五谷不登。荧惑犯之，为旱，为兵，为火灾。客星守之，薪贵。赤云气入犯之。为火灾。

南河三星，与北河夹东井，一曰天之关门也，主关梁。南河曰南戍，一曰南宫，一曰阳门，一曰越门，一曰权星，主火，雨河戍间，日、月、五星之常道也。河戍动摇，中国兵起。河星不具，则路不通，水泛滥。月出入两河间中道，民安，岁美，无兵；出中道之南，君恶之，大臣不附。星明，为吉；昏昧动摇，则边兵起，远人叛，主忧。月犯之，为中邦忧，一曰为兵，为丧，为旱，为疫；行西南，为兵、旱；入南戍，则民疫；晕，则为土功；乘之，四方兵起；经南戍南，则为刑罚失。岁星犯之，北主忧。荧惑犯两河，为兵；守三十日以上，川溢；守南河，谷不登，女主忧；守南戍西，果不成；在东，则有攻战；填星乘南河，为旱，民忧；守之，为兵，道不通。太白舍三十日，川溢；一日有奸谋；守两河，为兵起。客星守之，为旱，为疫。彗、孛出。为兵；守，为旱。流星出，为兵、丧，边戍有忧。苍白云气入之，河道不通；出而色赤，天子兵向诸侯。黄气入之，有德令；出，为灾。

北河亦三星，北河曰北戍，一曰北官，一曰阴门，一曰胡门，一曰衡星，主水。五星出、入、留、守之，为兵起；犯之，为女丧；乘之，为北主忧。岁星入北戍，大臣诛。荧惑从西入北戍。六十日有丧；从东入，九十日有兵；一曰出北戍北守之，边将有不请于上，而用兵外国者胜；填星守之，兵起，六十日内有赦，一日有土功；若守戍西，五人谷不实。太白舍北戍，三十日为女丧，有内谋；守阴门，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。辰星守之，外兵起。边臣有谋；留止则兵起四方。客